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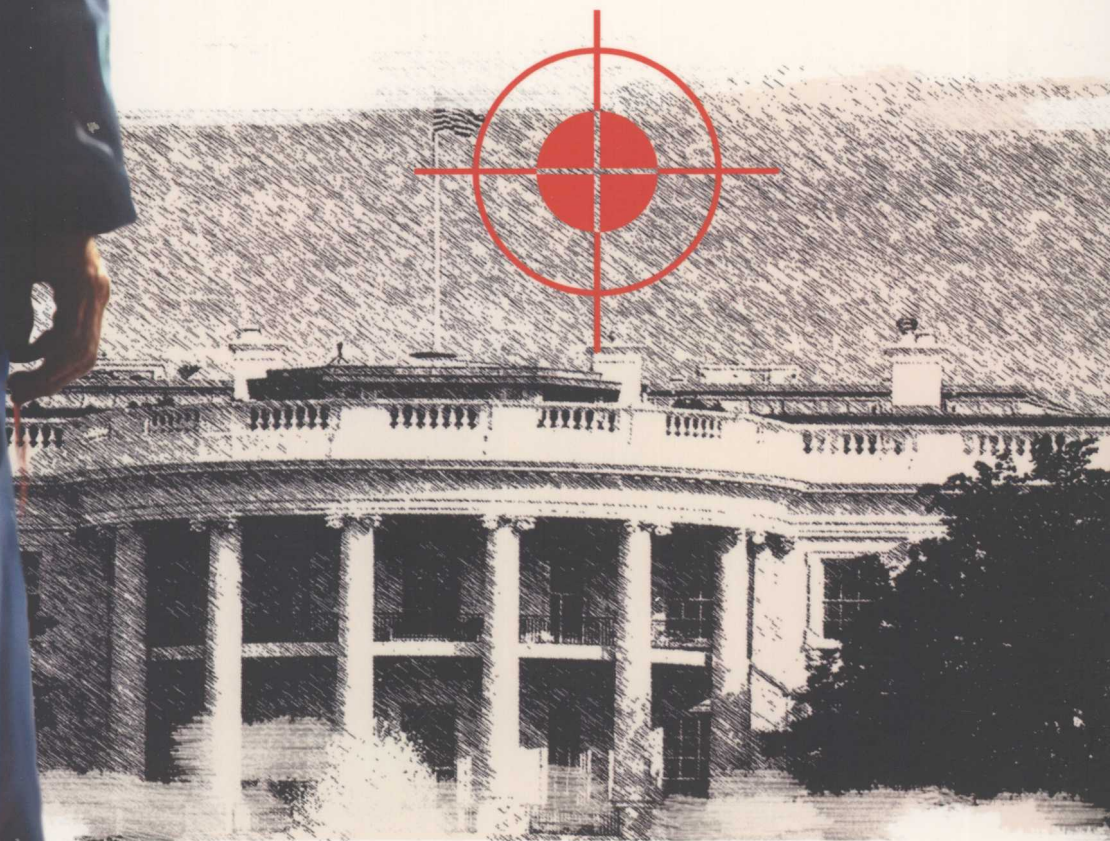
Absolute Power

品推理大师成名之作 窥美国官场重重玄机

白宫追杀令

【美】戴维·鲍尔达奇◎著 周 鹰◆译

下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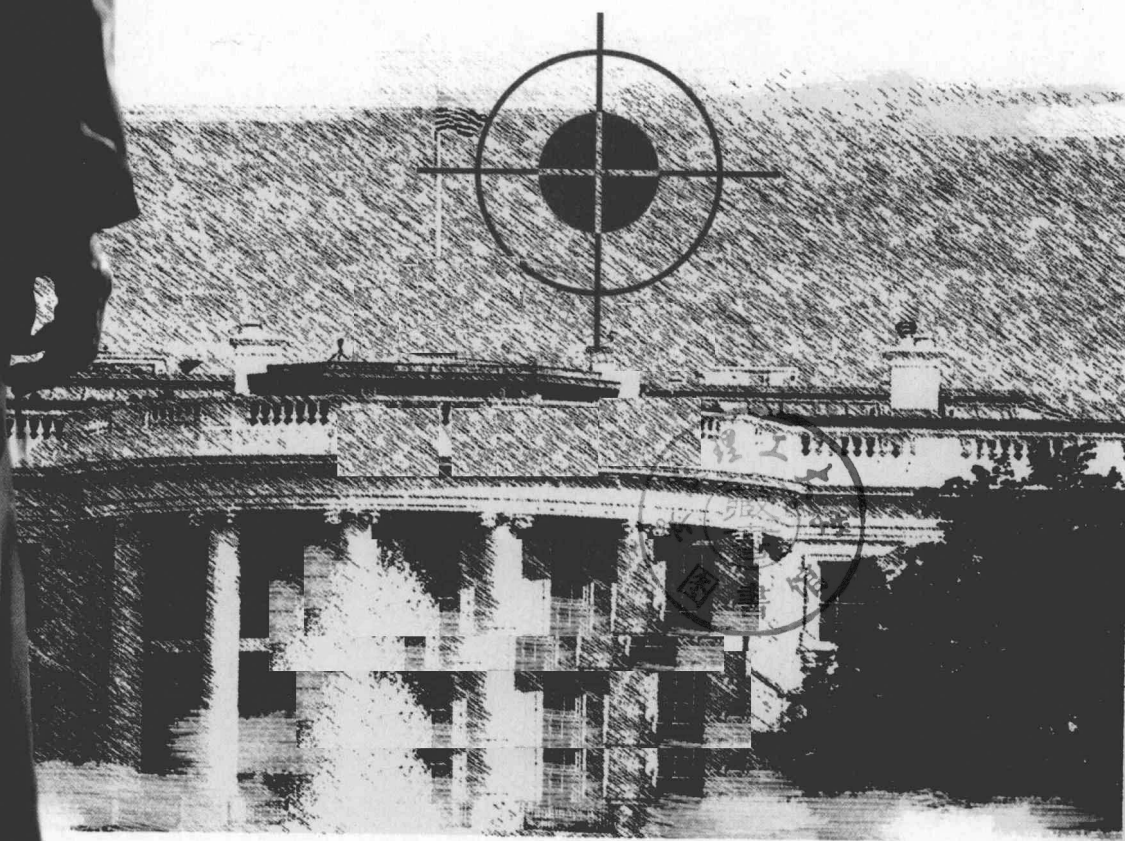
Absolute Power

品推理大师成名之作 窥美国官场重重玄机

白宫追杀令

【美】戴维·鲍尔达奇◎著 周鹰◆译

下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第十六章

劳拉·西蒙几乎已经放弃希望了。

为了找到指纹，厢式货车的里里外外都先被仔细地除了尘，然后又用烟熏过。他们还从位于里奇蒙的州警察总署带来了一台特制的激光器。但是，每当他们发现一个指纹时，鉴定结果却都与别人的相吻合，而且都是他们可以辨别身份的人。她现在凭记忆就能识别出佩蒂斯的指纹。佩蒂斯可真是倒霉，手上的指纹全是箕，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指纹组合。而且，他大拇指上还有个小小的伤疤，数年前，他以盗窃汽车罪被捕，就是那个小伤疤惹的祸。指尖上有伤痕的案犯是身份识别技术员最好的朋友。

布迪辛斯基的指纹出现过一次，因为他把手指蘸在一种溶液里，然后又按在厢式货车后面装的一块胶合板上。那个指纹完美得像是她亲自让他按下的一样。

她总共发现了五十三枚指纹，但没有一个对她有用。她坐在厢式货车中央，愁眉苦脸地打量着车厢内部，可能留下指纹的每个地方她都检查过了。她已经用手持激光器照遍了车子的每个角落，不知道还能去哪里寻找。

她已经是第二十遍在脑海中模拟那些人的动作了。装车，开车——后视镜是留下指纹的最理想的地方——搬动设备，拿起吸尘器上的容器瓶，拖软管，开门，关门。然而，她的工作难度很大，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指纹会渐渐消失，具体的消失时间与指纹所在物的表面以及周围的气候有关。湿热气候最理想，干冷气候最糟糕。

她打开杂物箱，再次查看里面的东西。每件物品都已被详细地列入了目



录，而且经过了除尘处理。她信手翻看着厢式货车的维修登记簿，上面的紫色斑点使她想起实验室的茚三酮（茚三酮是传统的手印显现药品——译者注）已经不多了。尽管这辆厢式货车已经使用了三年时间，出现故障的时候很少，可这本登记簿的纸张已经很破旧了。显然，这家公司有严格的维修计划。每个条目都记录得很详细，上面有经手人的姓名缩写，还标明了日期。该公司有内部维修人员。

她浏览着那些记录，突然，一个条目映入她的眼帘。别的条目标注的经手人姓名缩写要么是 G.亨利，要么是 H.托马斯，那两人都是市蒸汽清洁公司雇用的机械师，只有这条记录旁边标注的姓名缩写是 J.P.——是杰尔姆·佩蒂斯。记录的内容是车上燃油不足，加注了几夸脱油料。这个发现没什么让人兴奋的地方，唯一有意义的是那个标注的日期，正好是那些人清理沙利文别墅的那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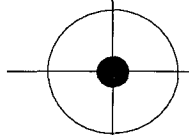
西蒙的呼吸稍微加快了。她十指交叉，钻出厢式货车，砰地打开发动机罩，开始查看引擎。她用电筒朝里面一照，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油腻腻的大拇指指纹正从挡风玻璃自动清洗器贮液筒一侧洋洋得意地冲她微笑。用力开关油帽时，人们自然会把手撑在这里。她只瞥了一眼，就判断出那不是佩蒂斯的指纹，也不是那两个机械师的指纹。她急忙抓起布迪辛斯基指纹的档案卡。她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那也不是布迪辛斯基的指纹，核对结果证明她是对的。她小心翼翼地对手指作了除尘处理，并揭下指纹，填好一张卡片，然后几乎是一路小跑到弗兰克的办公室。她发现弗兰克已经戴上帽子，穿上大衣，正准备下班，一见劳拉冲进来，他赶忙把它们脱了。

“劳拉，你吓了我一跳。”

“你得跟佩蒂斯联系一下，问他是否还记得那天罗杰斯加油的事。”

弗兰克给清洁公司打了个电话，但佩蒂斯已经下班回去睡觉了。又往他家里打了几个电话，但都没人接。

西蒙看着那张指纹卡，就像那是世界上最为珍贵的珠宝似的。“算了！还是通过我们的档案库来查找吧！如果有必要，今晚我就不睡觉了。我们可以通过费尔法克斯县进入州警察总署的 AFIS 系统，我们那个该死的终端还没修好。”西蒙说的是里奇蒙的指纹自动识别系统。在犯罪现场发现的隐藏指纹可以通过本系统与州电脑数据库上的指纹进行对照比较。



弗兰克想了一会儿。“我想我有一个更好的办法。”

“什么办法？”

弗兰克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名片，拿起电话拨号。“请找比尔·伯顿特工。”



比尔·伯顿开车去接弗兰克。然后，他们驱车来到坐落在宾州大道的胡佛大厦——联邦调查局。大多数游客都知道，那个庞然大物十分丑陋，是华盛顿特区不可错过的景点。这里就是国家犯罪信息中心所在地。这是一个由联邦调查局操作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包括十四个集中-分布式数据库和两个子系统，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犯罪资料储藏系统——在里面可以找到每一个有犯罪前科的人。国家犯罪信息中心的自动识别系统是警察最得力的助手，里面存放着数千万张罪犯指纹的卡片，那使弗兰克找到吻合指纹的概率大大提高。

弗兰克和伯顿把指纹交给联邦调查局的技术员，并明确指示要把这个检索任务尽可能安排在前面。然后，他们站在走廊里，焦急地呷着咖啡。

“塞思，这恐怕得要一段时间。电脑会筛选出一大串可能的人选，然后技术员还是得手工操作来进行鉴别核对。我在这里等吧，一有结果，我就通知你。”

弗兰克看了看手表。他的小女儿要出演学校排练的一个话剧，再过四十分钟就要开场。她演的只是一种蔬菜，但对他的女儿来说，现在这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

“你肯定？”

“留个能联系得上你的号码给我就行了。”

弗兰克给伯顿留了一个电话之后就急急忙忙地走了。那个指纹有可能什么也不是，说不定是加油站服务员的指纹。但某种预感在告诉弗兰克，不是那么回事。克里斯蒂娜·沙利文已经死了一段时间了。这种极不确定的线索通常会像地面六英尺下死者的尸骨那样一直冷下去，这是每个人都将不得不面对的最漫长的六英尺。现在，这条冷却的线索突然热得要冒火，它会不会



只是闪烁一阵呢？这还要等着瞧。现在，弗兰克要准备去享受温暖了。他笑了，而且不仅仅是因为想到了那个年仅六岁、打扮成黄瓜模样又蹦又跳的小女儿。

伯顿盯着弗兰克的背影，他也在笑，但原因和弗兰克的截然不同。联邦调查局通过指纹自动识别系统处理隐藏指纹时，其灵敏度和可靠性超过百分之九十九。这就意味着，从该系统中输出的可能人选不会超过两个，极可能只有一个。另外，伯顿能够获得的搜索优先权比他告诉弗兰克的更高。所有这一切都为伯顿争取了时间，宝贵的时间。

当晚晚些时候，伯顿的眼睛盯住了一个名字，一个对他全然陌生的名字。

卢瑟·阿尔伯特·惠特尼。

出生日期：一九二九年八月五日。社会保险号码也被记录在案。前三位数字是 179，说明这是宾夕法尼亚颁发的号码。惠特尼的身体特征如下：身高五英尺八英寸，体重一百六十磅，左前臂上有一道两英寸长的伤疤。这与佩蒂斯对罗杰斯的描述相吻合。

通过国家犯罪信息中心的州际识别指数数据库，伯顿还获取了一张此人过去的快照。据报告记载，惠特尼曾因入室行窃被判过三次重罪，在三个州都有犯罪前科记录。他服过很长时间的刑，最后一次出狱是在七十年代中期。此后他没再犯过事，至少当局知道的情况是如此。伯顿以前就知道这样的人，他们都是职业窃贼，在自己选择的行当里，技艺会越来越精湛。他确信，惠特尼就属于这种人。

他曾服过一次兵役。最后的已知地址在纽约，那几乎已经是二十年前的地址了。

伯顿决定采取最简单的办法。他顺着走廊来到一个电话亭，抓起所有的分区号码簿。他首先查哥伦比亚特区，奇怪的是，居然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人。接着又查了北弗吉尼亚，有三个叫卢瑟·惠特尼的。他的下一个电话是打给弗吉尼亚州警察总署的。他在那里有个长期的关系。他们通过电脑查阅了机动车辆局的记录。那两个卢瑟·惠特尼的年龄分别是二十三岁和八十五岁。第三个卢瑟·惠特尼居住在阿灵顿的东华盛顿大街 1645 号，出生于一九二九年八月五日，社会保险号是他在弗吉尼亚州用的驾驶证号，这也证实了

他就是那个他们要找的人。但他到底是不是罗杰斯呢？有一个办法可以查实。

伯顿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弗兰克曾非常礼貌地让伯顿查阅过调查档案。电话铃响了三次，杰尔姆·佩蒂斯才拿起听筒。伯顿含糊地说自己和弗兰克是同一个办公室的，然后就提出了早已准备好的问题。伯顿调整好自己的呼吸，镇定地倾听着电话那端那个男子微弱的呼吸，五秒钟就这样过去了。但这短暂的等待是值得的，对方终于做出了回答。

“真该死，是这么回事。引擎几乎锁住了。有人没把油帽拧紧。我叫罗杰斯去加油，因为他当时就坐在我们放在车后的油箱上。”

伯顿谢过他，挂上电话。他看了看手表，在必须给弗兰克回话之前，他还有一些时间。证据在不断增加，但他还不能绝对肯定惠特尼就是那个藏在密室里的家伙。但直觉告诉伯顿，惠特尼就是那个家伙。尽管谋杀案发生之后，卢瑟·惠特尼根本不可能再呆在他家附近的任何地方，但伯顿仍然想更多地了解一下这个家伙，也许还能发现一些线索，知道他去了哪里。最好的办法是找出他住在哪里，而且要赶在警察之前。他以最快的速度向自己的汽车走去。



大自然母亲在和地球上最强大的城市嬉戏，天气又一次变得潮湿阴冷起来。雨刷在挡风玻璃上疯狂地来回扫动。凯特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在这里。这么多年来，她只到这地方来过一次。而且那次她没有下车，是杰克进屋去看卢瑟，告诉他自己要和他的独生女结婚了。尽管她一直以为老头子根本不会在意这样的事儿，但杰克坚持要去。他显然在意这件事，他走到临街的门廊上，微笑地看着她，身体的姿势很尴尬，好像很想朝她走去，但又犹豫不决。是不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比较特殊，他想向她表示祝贺，但又不知道该怎样说呢？他握着杰克的手，又用力拍拍他的背，然后朝她望过去，像是在征求她的意见。

但她却毅然将头扭向一边，双臂抱在胸前，直到杰克回到车上，他们驾车离去。他们的车开走时，她在汽车侧镜里看到了他那瘦小的身影。他看上



去比她记忆中的小多了，几乎称得上微小。在她的心目中，父亲将永远代表着她在这个世界上最憎恶和最恐惧的庞然大物，它无处不在，占据了整个空间，盛气凌人，叫人喘不过气来。在她心里，这个家伙显然从来没存在过，只不过她拒绝承认这个事实。不过，尽管她再也不想看到他的影子，她当时还是无法移开自己的视线。汽车在加速，她盯住那个人的影像足足看了一分多钟，这个男人给了她生命，然后又残酷地扼杀了她和妈妈的生活。

车子向前驶去。他还在那里望着她，脸上交织着哀伤和无奈。她吃了一惊，但马上又释然了，这是他为了让她感到愧疚的又一个伎俩。她不能从他的任何举动中看出丝毫的善良成分。他是个贼，他无视法律，他是文明社会中的野蛮人，他的躯壳里没有给真情留半点位置。然后，车子驶过拐角，他的影子消失了，就像拴在线上的木偶，突然被人一扯就不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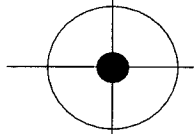
凯特将车驶入车道。房子里一片漆黑。她坐在车里。汽车前车灯光芒从停在前面的小车尾部反射回来，刺得她的眼睛生疼。她关掉车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定了定神下了车，阴冷潮湿的空气迎面扑来。

刚下的这场雪并不大，在她向大门走去的时候，地上残留的积雪在她脚下嘎吱作响。气温很低，看来今夜要结冰。她一面走，一面用一只手撑着她的车子的一侧，以便保持平衡。尽管她没指望会发现父亲在家里，但来之前她还是洗了头，做了发型，穿上了平时留到出庭时才穿的一套衣服，甚至还化了淡妆。是的，她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获得了成功。万一相遇，她要让他明白，虽然曾受到他的虐待，但她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生活得很好。

钥匙还放在杰克多年前跟她说过地方。一个超级大盗居然让别人如此轻易地进入自己的家，她总觉得极具讽刺意味。她打开门，慢慢往里面走。她没注意到，街对面的一辆小车停了下来，开车的人正认真地注视着她，并已将她的车牌号抄了下来。

房子里散发出那种因长时间无人居住而积聚起来的霉湿味。她偶尔也想象过这座房子里面的样子。她想到的是整洁、有条不紊，果然没有让她失望。

黑暗中，她在客厅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她没有意识到这把椅子是她父亲最喜欢的东西，全然不知父亲光顾她的公寓时，也曾不自觉地坐过她客厅的椅子。



那张照片放在壁炉架上。一定是三十年前拍的了。小凯特被妈妈抱在怀里，从头到脚裹在襁褓中，粉红色的软帽下隐约露出几绺乌黑的头发。她的头发生下来就异常浓密。父亲站在母女俩身旁，面色平和，头上戴着一顶部分帽檐被翻下来的帽子，一只肌肉发达的手臂挨着小凯特伸出的五个小指头。

妈妈在世时一直把这张照片放在梳妆台上。葬礼那天，凯特把它扔了。她诅咒这张照片向人们展示出的父女之间的亲昵。当时，她父亲刚到她家，她胸中的怒火爆发出来，使劲把照片扔了出去。她的愤怒越来越难以自控，因为进攻目标没作出任何反应，只是站在那儿承受着她劈头盖脸的辱骂。然而，他越沉默，她就越恼怒。最后，她竟然左右开弓地打起他的耳光来，直到大家把她拉开。直到这时，她父亲才戴上帽子，把带来的鲜花放在桌子上，带着那张被打得又红又肿的脸和满眼泪水走出大门，并将大门在身后轻轻带上。

坐在父亲的椅子上，凯特忽然想起，父亲那天也在哀痛，为一个他可能爱了大半辈子的女人、一个当然曾经深爱他的女人而哀痛。她觉得喉头一阵哽塞，急忙用手指掐住喉咙。

她从椅子上站起来，在房子里走动起来，小心翼翼地朝每个房间里看，然后又折回身。对父亲领地的探索越深入，她越紧张。卧室的门虚掩着。她最后终于鼓足勇气，决定将房门完全打开。她走进去，冒险打开一盏灯。黑暗退去，她的眼睛适应了房里的光线，目光落在床头柜上。她向前挪近一些，最后在床沿上坐下来。

从本质上讲，这些照片对她来说就像一个个小小的圣盒，其中记录着她的生活经历，从她很小的时候起一直到现在。父亲每晚睡觉之前最后看到的东西就是她的照片了。最令她吃惊的是，这里还有她长大以后的照片——她从大学和法学院毕业的照片。她当然没有邀请父亲参加这些典礼，可它们都被记录在这里。那些照片没有一张是在她摆好姿势的情况下拍摄的，她要么是在走路，要么是在朝别人挥手，要么就站在那里。总之，她显然没意识到相机的存在。她的目光移到最后一张照片上——她正走下亚历山大法院的台阶。那是她出庭的第一天，紧张得要命。那是个小案子，一个非常普通的地区法院的小案子，但照片上的她笑得咧开了嘴，好像在告诉人们，她获得了



绝对性的胜利。

她真的不明白，她为什么从来就没看到过他呢？但她又想，可能看到过，只不过心里不愿承认罢了。

她的第一个反应是恼怒。这些年来，父亲一直在暗中窥视她。他侵犯了她一生中所有特别的时刻。他的出场是不受欢迎的，他侵犯了她。

她的第二个反应更微妙些。而且她感觉到，这种反应在她体内涌动。她突然从床沿上跳起来，转身逃出卧室。

就在这时，她和站在卧室门口的一个大个子男人撞了个满怀。

★ ★ ★

“对不起，再次表示对不起，小姐。我并不是有意惊扰你。”

“惊扰？你把我的魂都吓掉了。”凯特又坐回到床沿上，努力使自己保持镇定，竭力想不颤抖。可房子里冷气袭人，她根本做不到。

“请原谅，但能否告诉我，为什么特勤处会对我爸爸产生兴趣？”

她看着比尔·伯顿，眼里流露出近似恐惧的神色，至少他理解为恐惧。他刚才看到她进了卧室，飞快地猜测她的动机，并从她细微的举动中猜测她的意图。这是他多年练就的技巧，因为他经常需要扫视无数的人群，及时发现其中潜藏的一两种真正的危险。他得出的结论是：一对关系疏远的父女。她终于找他来了。各种情况开始变得有意义起来，其结果可能对实现他的计划具有非常积极的帮助作用。

“惠特尼小姐，真正对他感兴趣的不是我们。不过米德尔顿县警署倒是真正感兴趣。”

“米德尔顿？”

“是的，小姐。你肯定在报上读到过克里斯蒂娜·沙利文谋杀案的消息吧？”他故意把这句话抛出去，测试她的反应。不出所料，她百分之百地不相信。

“你们认为我父亲和这起谋杀案有牵连？”这个问题问得合情合理，没有刻意辩护的意思。伯顿认为这很重要，对实现他的计划也是一个积极因素。从看见她的那一刻，他就开始构思这个计划了。

“负责此案的探长认为有牵连。谋杀案发生前不久，你父亲曾使用化名，作为地毯清理工之一去过沙利文的家。”

凯特屏住了呼吸。她父亲去清理地毯？当然，他那是在打探情况，和以前一样，看看是否有机可乘。但他会杀人吗？

“我无法相信是他杀了那个女人。”

“嗯，但你可以相信他进那座房子的目的是行窃，对吗，惠特尼小姐？我的意思是说，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作案了，或者也不是第二次？”

凯特低头看着双手。最后，她终于点点头。

“小姐，人会变的。我不知道你们父女最近的关系是不是很密切，”伯顿注意到她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尽管不明显，但能看出来。“但有充分的证据显示，他和此案有某种关系，而那个女人死了。也许还没有多么充足的证据，但你也曾给嫌疑犯定过罪。”

凯特怀疑地看着他。“你怎么知道我的情况？”

“我看到一个女人溜进警察正在寻找的人的住所，就做了任何执法人员都应该做的事情。我根据你的车牌号查阅了你的情况。你的名誉无懈可击，惠特尼小姐，州警署对你评价很高。”

她环顾着卧室。“他不在这里。看样子他已经很久没在这儿呆过了。”

“是的，这个我知道，小姐。不过，你是不是碰巧知道他的下落呢？他有没有试图跟你联系过？”

凯特想起了杰克和他那位深夜访客。“没有。”答案脱口而出，让伯顿觉得快得有些不正常。

“惠特尼小姐，他最好还是自首。有些巡逻警察动辄就开枪……”伯顿意味深长地扬了扬眉毛。

“我不知道他的下落，伯顿先生。父亲和我……我们一直不和……已经很长时间了。”

“但你毕竟来了，而且你还知道他把备用钥匙放在哪儿。”

她的嗓音陡然提高了八度，“这是我第一次踏进这座房子。”

伯顿仔细审视着她的表情，认定她说的是实话。刚才他就发现，她对房子的内部结构很陌生，这基本上就让他得出了这个结论：她和父亲关系疏远。



“你有任何办法联系上他吗？”

“为什么要联系他？我真的不想卷入这个案子，伯顿先生。”

“恐怕从某种程度上讲，你已经卷进去了。你最好还是合作。”

凯特把手袋套到胳膊上，站起来。

“听着，伯顿特工，你吓不倒我的，我做这行的时间够长了。警署如果愿意浪费时间询问我，可以在电话簿里找到我。到政府电话簿里查找州律师处的电话就可以了。再见！”

她向门口走去。

“惠特尼小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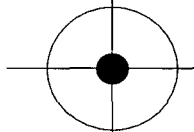
她旋即转过身来，准备和他舌战一场。管他是不是特工，她都不会买这家伙的账。

“如果你父亲犯了罪，那他就要受到由他的同龄人组成的陪审团的审讯，并被定罪。如果他是清白的，自然不会受到追究。法制系统应该就是这样运转的。你比我更清楚这一点。”

凯特正准备应答，又瞥见了那些照片。她出庭的第一天，那仿佛已经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事，而且从更多她不愿承认的方面来说，的确已经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事了。瞧她笑得多开心，和每个刚踏上事业旅程的人一样，好像馅饼已经从天上掉下来，唯一的追求目标就是让梦想更完美。很久之前，她已经跌回到冷酷的现实中了。

无论她曾打算说些什么带刺的话，它们都一下子从嘴边跑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年轻美丽、对生活充满憧憬的女人的笑容。

比尔·伯顿看着她转身离去。他抬眼看看那些照片，又回头看看空荡荡的房门口。



第十七章

“你他妈的不该这样做，比尔，你说过不干预此案的调查的。我真他妈该把你扔进大牢，那才正合你老板的意。”塞思·弗兰克砰地关上办公桌的抽屉，站起身，两眼冒火，直逼这个大块头男人。

比尔·伯顿停止踱步，坐下来。他早料到会受到这样的训斥。

“你说得对，塞思。但我也做过很长时间的警察。当时来不及联系你。我去那里只是为了实地侦察一下，结果看到一个女人溜了进去。如果换成你，你会怎么办？”

弗兰克没有回答。

“塞思，你可以骂我，但我要告诉你，朋友，这个女人可是我们手中的王牌，有了她，我们就能把那个家伙逮着。”

弗兰克紧绷的脸这才松弛下来，心中的怒火开始慢慢消退。

“你说什么？”

“那个女人是他女儿，是那个该死的家伙的女儿，实际上是他的独生女。卢瑟·惠特尼是个三次被判刑的职业惯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犯罪技巧显然愈发高超了。连他妻子最后都和他离婚了，对不对？她再也忍受不了啦。后来，正当这个女人想开始过上正常生活时，却被乳腺癌夺去了生命。”

他顿了顿。

塞思·弗兰克全神贯注地听着。“接着说。”

“母亲的死让凯特·惠特尼气昏了头。她认为那都是父亲的背叛造成的。她是如此恼恨，以至于同父亲完全断绝了父女关系。不仅如此，她还上了法



学院，毕业后做了州助理检察官，享有冷面检察官的美誉，在起诉入室盗窃、偷盗和抢劫等与财产相关的犯罪方面尤为冷酷。对这类罪犯，她总是寻求最大程度的判刑。顺便说一句，而且她通常都会如愿以偿。”

“你究竟是从哪里知道这些情况的？”

“打对了几个电话而已。人们都喜欢谈论别人的痛苦，不知怎么回事，这好像会使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比别人的要好一些，但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

“可这些家庭矛盾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塞思，想想这其中的各种可能性吧。这姑娘恨她老爸，恨之入骨。”

“这么说，你是想利用这个姑娘做诱饵。但如果他们已经疏远到那种程度，我们能怎样做呢？”

“诀窍就在这儿。各种迹象表明，恨也好，痛苦也好，都是女儿单方面的，父亲可不一样。他爱女儿胜过一切。那家伙的卧室里放着好多女儿的照片。我告诉你，这办法一定对那家伙有效。”

“如果……我仍然觉得这个机会很渺茫，如果她愿意合作，她又如何跟她父亲联系呢？那家伙是绝对不会呆在家里守着电话的。”

“是啊，可我敢打赌，他一定会从外面打电话回去查询留言的。你真该去看看他的住宅。这个家伙真是有条不紊，家里的每件东西都放在固定的位置上。各种账单可能都是提前支付的。而且他目前还不知道我们在追踪他，无论如何，他应该还不知道。他可能每天都要查询一两次留言来为自己做准备。”

“这么说，我们可以让她给他留言，安排一次会面，然后我们趁机将他逮住？”

伯顿重新站起来，从香烟盒里拿出两支烟，给弗兰克扔过去一支。两人都把烟点上。

“塞思，依我之见就该这么办。除非你有更好的主意。”

“即使这样，我们也还得说服她才行。从你说的情况看，她似乎不太愿意。”

“我看你得亲自和她谈谈。我不能在场。我可能把她逼得有点太厉害了，我总有把人逼得走投无路的倾向。”

“我明天上午第一件事就做这个。”

弗兰克戴上帽子，穿上外套，然后又停下动作。

“比尔，我不是存心要骂你的。”

伯顿咧嘴笑道：“你当然是存心的。我要是你，也会骂的。”

“谢谢你的帮助。”

“随时效劳。”

塞思开始向外走。

“喂，塞思，能不能帮我这个前老警探一个小忙？”

“什么忙？”

“到时通知我一声，我也想参加这场猎杀。我不介意看到他落网时的样子。”

“没问题。我跟她谈过之后就给你打电话。现在，本警察要回家了。比尔，你也该回家了。”

“抽完这支烟，我就走。”

弗兰克走了。伯顿坐下来，慢慢地吸完那支香烟，把烟屁股丢进一杯喝了一半的咖啡里。

他本来可以不把惠特尼这个名字告诉塞思·弗兰克的，而是对他说联邦调查局没有找到和那个指纹相吻合的人。但是，玩那种游戏的风险太大。这位探长能够通过无数条独立的渠道发现他的欺骗行为，万一被弗兰克发现，那他就死定了。他到时将无法解释，除非道出真相，但那是万万不可的。况且，他还需要弗兰克帮忙查明惠特尼现在的身份。这位特勤处特工一直以来的计划就是利用探长追捕那个有前科的罪犯。找到他，但不能逮捕他。

伯顿站起身，穿上外套。卢瑟·惠特尼！你去了不该去的地方，去得不是时候，看到了不该看的人。唉，如果这能给他一点安慰的话，我不会让他知道发生一切的。他甚至听不见枪响。因为在突触向大脑发射脉冲以前，他就已经死掉了。这就是命运。人有时走运，有时背运。现在，他要是能够想出办法，让总统和办公厅主任安然无恙，他这一天的工作就算没白做。可是，他担心这件事甚至连他自己也没有把握。



科林把车停在街那头。树上五彩斑斓的叶子已所剩无几，它们断断续续地轻轻落在他身上，又被懒洋洋的微风缓缓吹走。他穿着便装：牛仔裤，棉套衫，皮夹克。皮夹克下面不像通常那样有枪套顶着。他刚匆匆洗了个澡，头发还湿漉漉的。他脚上穿着一双路夫鞋，露出光溜溜的脚踝，看上去像是要去大学图书馆上晚自习，或是星期六下午踢完一场足球赛后正要去夜总会。

他向那幢房子走过去，心里开始紧张起来。她的电话让他吃惊不小。她的声音很正常，听不出紧张或恼怒的情绪。伯顿说，就现在的情况来讲，她的承受力还算不错。但他知道伯顿可以变得多么生硬粗暴，因此十分焦虑。伯顿让他继续和这个女人约会，但这恐怕不是科林做过的最精明的事情，这个赌注特别大。伯顿已经让他认识到了这一点。

他敲了敲门。门开了。他走进去。他转过身来时，门已经关上了。她正笑着站在那里，身上穿着一件薄如蝉翼的白色睡衣，又短又紧，引人注目的部位都线条毕露。她踮起赤脚，温柔地吻他的嘴唇。然后，她拉起他的手，把他领到卧室里。

她示意他躺到床上。她站在他面前，解开那件轻薄的睡衣的背带，让睡衣滑落到地板上。接着，她的内裤也顺着双腿滑下来。他想坐起来，但她轻柔地把他推回去。

她慢慢爬到科林身上，用手指梳理着他的头发。然后又把一只手伸到他勃起的阴茎上面，用指尖隔着牛仔裤逗弄它。牛仔裤的束缚让他痛苦万分，差点失声叫出来。他再次伸手去触摸她，但她不让他动弹。她先把他的皮带解开，接着把他的长裤脱下，让它们掉到地板上。接下来，她把他的那东西释放出来。那东西直直地一下子弹起来，她把它夹在两腿之间，用大腿紧紧挤压揉搓起来。

她俯身把嘴压在科林嘴上，然后又去亲吻他的耳朵。

“蒂姆，你想要我，是不是？你急不可耐地想操我，是不是？”

他呻吟着，两手使劲抓住她的屁股，可她立即把他的手拿开。

“是不是？”

“是!”

“那天晚上我也很想要你，结果来的却是他。”

“我知道，我很抱歉。我们谈了一次，他……”

“我知道，他都跟我说了。他说你只字未提你我之间的事，还说你是个绅士。”

“那不关他的事。”

“对，蒂姆，这与他无关。现在你想操我，是不是?”

“天啊，是的，格洛丽亚，我当然想。”

“胀得都痛了?”

“痛，该死的，痛死了。”

“蒂姆，你摸上去舒服极了，上帝啊，舒服极了。”

“等等，宝贝，等等，我要让你知道什么叫舒服。”

“我知道，蒂姆，我好像满脑子想的都是和你做爱。你知道的，是吗?”

“知道。”科林现在已经胀痛到眼泪都出来了。

她开心地舔着那些泪滴。

“你肯定想要我吗?敢绝对肯定吗?”

“是的!”

在理智还没有完全接受这个事实之前，科林已经感到不对劲儿了，如同一股冷气猛地袭来。

“滚出去!”这三个字是慢条斯理、从容不迫地说出来的，好像为了得到恰到好处的语调和正确的反应，说话人已经预先操练过好多次。她像是在品味每一个音节。她从他身上爬下来，还故意狠狠压了一下他那个勃起的東西，痛得他倒吸一口凉气。

“格洛丽亚……”

他躺在那里，他的牛仔裤被砸到他脸上。他把它们拿开，坐起来。她身上已经裹上了一件厚实的长袍。

“从我房子里滚出去，科林。马上滚!”

他尴尬地穿着衣服，她站在旁边看着。她随他来到大门口。门开了，他正要抬脚跨出门。她突然将他一推，然后砰的一声把他身后的门关上了。

他扭过头看了一会儿，不知道她此刻是在门后放声大笑还是在失声痛